鶴林集

一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鶴林集卷三十五

宋 吳泳 撰

墓誌

潘知縣墓誌銘

承直潘叔才葬其親之二十有一年追述前懿哀綜遺事求名於通判吳某曰銘所以示不忘也歲漸遠哀漸衰矣乎墓木已拱矣而未有述幾無以盡終天之痛隱哉孝子之心乎既葬慨然如不及者斯之謂也余嘗攷

諸儀禮士喪禮無銘周官司勲戴記衛孔悝特著銘于鼎然皆自上焉者詺之非若後世自刻於石也不但此耳少不誄長而子率誄父之行以為崇孝謚必及爵而士各製師之謚以為尊名志所以章旌飾柩而傳經者以為記碑所以麗牲繞紼而斵辭者以為文陟岵之詩亡而萬里薤露矣皐復之辭散而大招小招矣冢人墓大夫之圖弗辨而比干銅盤誌靈公石槨銘反認以為古矣今之誌銘尤承訛襲誤未有正其非者叔牙曰先

生之教固厚矣抑中心所欲言誠不能自已也葢昔者
吾先君子起自儒家淳泊坦厚幼入小學誦詩肄簡諒
諸老已器其能暨冠升上庠文名籍籍出衆右紹興龍
飛遂舉進士主相陰簿都臨安鹽倉新邑社建學宮籍
流徙之民以招捄計亂喪之户以賻補凡所興為詳締
周密今莫能出其治尹莫敢侵其守也後入蜀主利州
路帳司文字兵財器用簿吏士馬牛食靡不申討而究
其實時敵兵大散襲皂郊直犯大水庸將王大才戰衂

愧死制府以劉昌祖代領其衆官軍與義兵合轉戰夾擊遂梟其將人尚有闘志也帥區處失宜輕放散忠義牓一張下四州復為盜區昌祖棄西和保七方關以外內騷動會總領王鈆與制置董居誼不咸鈆檄先君偕出先君曰均王事也躬自攀緣棧道撫輯義旅進至殺金平潰散復集因間語制臣曰大才身死而佚罰昌祖罪大而慢命張政張虎才可用樊青董焰過可使若不亟議施置人誰死敵卒用其議邊遽寖寧兩司睦如初

先君未嘗自以為功語人也既通籍知隆興府新建縣未赴里中以旱告邑令諗先君忠信誠慤共請禱齋者彌月因得疾以歿是可痛也已夫痛莫痛於追遠哀莫哀於沒世而名不稱况先君與先生之弟工侍俱為曹昌谷所知而益昌舊聞熏聒於友義之堂者必當盡不為叔才識之余作而曰孝敬祥順善行也惻怛忠愛仁政也廉不沽名姱節也勇不避難達德也先機料敵卓識也臨陣易將忠計也憂國而病勤民而死篤誠也

鄭之罕宋之樂彼有一善史不絕書豈備衆善而莫之
銘哉君名惟一字景參三代之諱之行若父若子若孫
之氏之名自有論撰陳公畏行實在姑評隲其美繫之
以詩曰

陵上之栢蟠虬枝墓門有梅鶂萃之海風不載白鶴
歸岩花漠漠黃鳥悲體魄在下魂何依嵐銷土蝕十
字碑英規髙嶷不可追欲知夫君視銘詩

黃虎墓誌銘

諸曁會稽大縣也黄邑著姓也虎公名子文其字也憲
朱氏曾大父母也璚贈忠訓郎吳贈孺人大父母也祖
登仕皇考也魯氏皇妣也生而穎悟莊重如成人公之
幼也刻苦植學取友四方遂登戊辰進士第公之壯也
調歸安尉主淳安簿司雲川獄知永嘉丞歸安以憂永
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閱官也唱
第授初秩薦舉陞從政覃恩轉文林致仕改宣教襯褐
幾三十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積階也

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為奸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公曰勾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邑計始裕吏無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邑長大飭鄉校羣士之秀者肄業于中士競興學登于俊造者昕昔為多追其去也民懷公之恵士徳公之教攀留祖餞充於道周此公之所以供簿正也安吉獄市放紛圜扉無茂草公素明審味心誠求之之訓有隷于刑者以身親之既得其情則曰此所謂庶戮之不辜也盛暑給水漿隆冬給衣被病則

藥之死則櫕之流徙則計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饟廩雖
桁楊搒掠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為司理參軍也平居
燕處每有常度家人不見有惰容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
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凶年
饑歲以賑以貸泥涂斷港必梵必梁故邑無流殍而行者
不病涉此公之處鄉也自安吉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
以書史自娛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盤食榼酒游適其
間神氣冲澹一毫無榮進意端平更化今參預鄭公於公

為同年亟稱其賢欲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貴人非不我知然此心已在泉石間矣明日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此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也丙午十二月十三卒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邑之高嶺公所藏也楊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元配也陳氏後公四旬殁繼室也嗣孫免解進士子也許適衢州教授周俌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廬陵通守林宋偉也

介參預鄭公之命俾誌其墓而為之銘者同年生潼川吳某也銘曰

耨之易而未穫兮築之勤而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合莫兮

郭縣尉墓誌銘

曹谿郭仁甫凡弟能尊賢友善為王恭叔高才卿所與余官成都嘗遣二子之酉巽東就學後歸自五花泉上過溪於仁甫乎館仁甫置酒作樂張甚談論亹亹外若

馳使而中實不糊塗一鄉之傑也退揖清甫則慈祥遜悌冲然若不能言又扣其二子進學淺深之候之酉粹而文巽東魁岸有英氣真稱其家兒也後半年余以路檄再游成都清甫死焉後一年余在小益制幙震東又死焉後八年余為中都官震東之父仁甫又死焉自始至今不滿十年哭其弟若兒三人人世何如也仁甫諱榮之事親孝居家友少通春秋頗能為竹林清明繁露之學屢試不偶撫遺經而嘆曰釜祿本以養親而不得

朝夕暨也寧輸東園錢受比部尉遂載錦輿隱於九峯
山下方春花香鳥鳴怡愉豫悅日以色養為娛未幾而
親喪則不復事王侯矣墓之側築室榜曰終禮其家燕
處之堂題曰虛白民病涉則駕兩橋於屋之東西以濟
不通軍以乏食告則自捐家資以紓國之難襦寒飯饑
柎死藥疾春賑歲貸率有常度余嘗病今世之士實諱
貧而文詆富抑不知富所以為善之資也洪範曰既富
方穀蓋有既富之實而後可以彊於善也畢命曰資富

能訓盖有資富之地而後可以迪於教也一鄉之中而有富於一鄉者則鄉黨資其仁一國之中而有富於一國者則國家利其義此豈毀簷隈巷敗衣縷褐者之所能為乎彼詆富者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於仁甫之亡重有歎也葬之明年猶子之酉以書來諗曰伯父治命必欲之酉之子坤珍為震東後又為之請銘且謂二孔君皆韓吏部所誌也子既能為父銘矣伯也奚辭乃摭其事狀而為之銘銘曰

天倉不可以峙糧玉井不可以給漿腰金珮璜和鸞鏘鏘而我居圜卒荒然則能為善於一鄉一國者何可忘

郭隱君墓誌銘

去旌陽四十里曰曹溪沿谿上下田高水深過橋之東南宅於平衍松杉相望雜種桃杏花一目幾數百家是曰曹庄庄故以曹名而郭實自曹出也隱君諱洗字清父與其凡縣尉俱以好禮聞尉高堂大廈充然自怡而

君不廣門巷不華第宅劬勞自課如未嘗富者然每四節之會社某日雞臘某日釀内之合族承祭外之延賓留客其調度實與凡等至鄉鄰有急則以財赴之遊士過其門意無不自满去真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君少不天繼以陟屺之戚與祖母曹相依為命已而曹亦下世家事無鉅細必自釐飭對妻如賓役僮如倩字其弟之孤男婚女嫁無懈色為人極簡朴口期期未嘗以疾聲遽色加人而人亦莫欺也獨嚴於教子訓勵程督無分陰

放暇出遊庠校則儲糧辦屨不限之以方歲乙酉之酉遂貢於鄉族姻世舊湊門爭賀樂飲幾旬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曰此庄百年未之見也余神泉戍湍之酉以疇昔游從之舊延至其家尚獲與君夷猶溪上弄水澆花於林篟間不兩月而君死未死前一日嘗告其家人曰余始生在旦劬勞之辰而張酒設樂竊不自為安遂齋戒具冠帶乘小竹輿亟往羅浮以避方夜漏下廿九刻參斗闌干急呼童點燭整襟危坐童莫曉其故而君

已溘然逝矣嗚呼死生大事也不疾而死幾於寂滅不之正寢而之真人之廬幾於羽化死之日當生之朝而猶孝思不匱弗敢以父母遺體于逸于樂則又幾於得正而斃矣之酉領諸孤稟之母氏張孺人已於紹定改元十月十九日塟君於仁義鄉計善里兌岡之原譜系有記行述有編而猶請銘不置累書到中都且以危語撼余曰華陽之聚吾子嘗陞言焉今墓木之華六易矣奈壤下何余愧不能答也乃為之銘銘曰

生曹溪死羅浮非佛子非道流家好善身好修本仁
義尊軻丘子力穡今有秋銘不磨閟諸幽

蔣知縣墓誌銘

孔氏之門富有百官而尤以長民之官為重孔子大聖人也為中都宰由聖人而下閔損治費仲由治蒲言偃治武城卜商治莒父端木賜治信陽高柴治成宓不齊巫馬期治單父其不著所治之邑聖人特許其可以為之宰者又不在茲選也夫以數子之品質才分皆卿材也

皆將相器也而獨以治邑稱何哉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地可居則規模之施置易去民彌近則教化之流行速非若後之冠進賢紆墨綬者反不屑於親民也蔣君叔輿少韓其近世良令歟方其攝永新也縣經峒寇後賦入鮮少未免預貸於民君曰此弊政也亟鋤姦摘伏以德以法寧先除害本以寬民力不忍促輸期以奉公上郡督郵旁午於縣不顧也用郡將部使者薦擢知弋陽先是江東諸邑重困於月樁錢緡與中始減十之

一乾淳間復減十之二至紹熙則通減十之三四然上
饒一郡僅捐緡錢一萬而弋陽鑿空樁辦之數猶故弗
減也則縮泉增料内緝酒政以課之羡補之歛不及民
而邦用亦濟登矣如壝社稷以報本廪常平以振之清
獄市以澤宽正版籍表户畝以差第其力役邦條吏約
每張下民咸有愜志嘗指心謂人曰滿腔子無主撮欺
偽隱哉仁夫君自以不欺則人烏得用其欺哉然心學
之苗裔則亦有自來矣盖程氏之學傳於衰溦道潔衰

公之學傳於薛常州季宣君雅與常州游又嘗接聞道潔之遺風緒論故其國中所施行者皆羣居講摩充而達之者也居亡何以憂民病以勤事死卒不能大用於時是亦可哀矣君之曾祖曰扶祖曰惇贈中大夫父曰行簡階得奉朝議贈中奉大夫曾守常德有遺愛於人君實象賢也少負奇氣於書靡不博習歴筭星文鍾律地理五診上下經八陣奇正法太一臨守行犯之數皆能心籌指畫不留神也歴官自維揚户曹監仁和買納

場授岳陽推官轉永新丞具有佳政然治縣之譜尤其著也以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于位以寶慶元年正月十二日與孺人劉氏合葬于矍嶼山享年僅六十一男女五子曰琁芡焱熋燧皆孝弟祥順各能謹家法某守中川焱以士禮見袖出其先君子存齋行治官世狀匄余銘郡方詔捄政不暇述則又貽書吳興寓所曰先君用止百里未究所長不借潤詞不足以達其志嗚呼古所謂士之達者以民不失望為達不以官之尊

榮富貴為達也今君治弋陽壤地雖褊小而能使居官
大民又不失望焉則是達也遂為發揮孔門愛人之道
與君試邑之法書而誌諸石復取水心葉公適語為之
銘曰

壯矣弋陽矗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上廹征求
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水心揭此銘君之齋
鶴林持此銘君之墓

待制侍郎弟壙誌

有宋正臣吳昌裔以直道黜以力學病以憂民死生于淳熙癸卯卒於嘉熙庚子斂以士服奠以家禮引以侯度婺之分則其死所也越一月負喪于東嘉郡又八月卜兆于荆谿山啟於十月辛卯祖於癸巳窆於己酉其未亂也呼二子槪米而語之曰吾之病病矣不復有起色矣汝宜依道理行槪問所歸則曰依伯父行良夫敬夫君子曰終吾知弟之能以禮自終也余少孤與弟共學食則同案坐則同席出遊則同方非古之道古之文

不好也弟後余舉進士羸糧撰屨從黄直卿先生授文公諸書以歸即書窮理克己就義朝講暮習寢食盡廢以故得痞疾雖榮宦四方泊如也為御史言論侃侃諤諤彈擊不避宰相嘗諗同列曰臺凡以課考月成吾當言而言何用課故察事纔六閱月而奏疏已三十三通言漸廣仇者愈衆遂奉命贊西事至丹陽病建鄴又病從我於宣城及退居苕谿病益牢每病作牀頭猶置書册少間則執業以興呻痛誦言雜莫能辨蓋將以是老

馬會朝家予郡出節不拜浙東以旱告始佩金華綬至
之日訪序事詔求政首以生齒登耗籍于版以饑貧困
厄筆於書圻分井畫丁給户散少不獲濟則憂心怲怲
而不得惕焉民正賴以宅生而邦侯死矣侯西州人家
在天之涯塟在海之角襄者凡中川太守弔者祖者皆
中川賢大夫士茲殆非偶然者惟是歷十有五官致位
法從而無宅一區無田一廛攢地請於朝喪具取於賻
賵抔土寸櫬皆君之賜斯榮也抑可哀也已宦世行治

二子已衰次其事求之當代銘筆且以横渠之誌天祺為請嗚呼後乎吾來先乎吾往叔也既不及志其凡則伯子其敢不屬辭以納於弟之壙十月既望兄某誌

撫機弟墓誌

不弔昊天崇降禍於我家何其酷也先是高祖彦翼首築書樓以保艾爾後我世父仲勉仲叔父申之巽雋皆貢於鄉至玄孫泳昌裔象明有成中孚連三人比五登進士科直叢叢如桂樹林立論業而未及成者耆孫與

昌辰而止耳人謂吳氏種德藝學至四世世滋大也生不逢辰適與禍會或死於兵或死於疫或死王事故泳自嘉熙以來元年四月哭中孚十二月哭大象明哭昌辰三年四月哭耆孫八月哭有成四年二月又哭昌裔無歲不為哀無月不為位無朔不望奠者之鄉而哭其間冠衣純采纔數月而已嗚呼天乎以孤露之昆弟不四載間而哭同胞同堂同從祖者六人如吾之衰反久存乎世豈吳氏三世世以來若祖若父若泳之身皆代為冢嗣

天亦不忍更弱一个以頹其緒業也曩者泳以天子命召諸弟皆祖于江上時汝在安康未及别既列官于朝尋以罪去國出守宣城又罷顧瞻四方莫知所適歸遂挈兩院僑寄于吳興邑下雖一瓦之覆一壠之植咸無焉以庇其生然構堂聚族之志純始終弗變也汝與兄書首以弱妻幼子為託兄亦念汝獨留于西西固吾土也而汝與吾則皆高祖之精神氣血也一氣不屬百骸皆病故莫如南下來此伴吾庶相與共學不壞我高祖寡

命豈謂汝遽遠吾而沒乎死之處所及逝日月初皆罔
聞知亮孫扶旅櫬來始信寢疾于洛磧奄終於涪陵其
疾也醫無所問其病也藥無所嘗其將死也禱祠無所
質徵其含其殮也又無壯子弟無強近之親相其事退
不能返諸故鄉進莫能葬諸中野孤舫傲兀旌杠搖搖
曠一年僅達兄所吁汝不幸死矣而又遭此不幸也寧
不使我三曲而哀哉又四年實淳祐三年也其子常孫
奉孀母命欲以九月丙午窆于武康大賚丁山之原丐

余誌其壙余已誌荆溪矣何可辭從弟諱有成字叔立蚤有能文聲繞涉俊造之塲便兩與舉選其居家極孝弟祥順其蒞官極康介莊恪其臨患極沈毅忠勇初調彭門崇寧簿繼嘉定司理榮州户曹金州記室通籍宰遂寧蓬溪縣尋兼二府事人睎之殆布衣諸生耳然其式遏北敵調集潰兵白刃如霜赤羽如日毅然以身當之不少慴冦平有鐫崖刻石以誦其功者堂除江西路機幕而不及赴矣悲夫痛夫曾王父曰覺王父曰良翰考

即貢士申贈承事郎母文氏贈孺人娶塗山氏五子常
孫亮孫守孫學孫寔孫守孫後者弟一女隶娘未笄吾
與汝婦子相依于此雖別不能治生以資贍汝之家然
持育教示如汝存焉獨恨余老且憊不能偕孝子送栁
車遂之於墓故抒其中情之至隱矢辭以內諸幽

盛宜人墓誌銘

余友洪舜俞昔同直紫微省嘗與余上下商論人物則
曰有章君鑒者隱於北酒庫沈潛而藝方雅而飭他日

會有立也後三年章君為餘不宰余適祠官僑寄百寮山下觀其野桑土闢問其國民數登退而睎其修於家庭者則父慈而教弟敬而友厥母侍祖母柔而則余以是知鑑為良士而舜俞不我欺也居無何其大母下世又三年母亦以哭踊悲傷之極感疾而逝良子鑑稽顙授使者狀以幣走山間乞銘於學士吳某曰當代鴻筆惟子是屬若良而賜之銘是子遺吾母不朽也余既諾之而病病彌月不愈鑑又累書迫趣則憮然而嘆曰

文章以神志為主今神衰志耗筆路已荒惟恐詞之不令以為神羞得掛名書丹幸矣鑑曰不然昔東萊先生之病病矣猶力而銘番陽王君安之母今吾母之葬雖筮日已從而子之誌未得寧舍龜釋策別卜遠日以待嗚呼孝子之情至此豈但辟不懐而已哉謹以其所來狀叙其事宜人姓盛氏在父母家莊静謹約言不出閫動不踰閾簪不飾華麗衣不被奇邪盡女事年十有八而嬪於章氏共祭祀必齋事舅姑唯謹服非手出不薦

饋非躬具不陳盡婦職每客至惟酒食是議炮羊膾鯉羹鶉釀鴽雖卒具必精潔芸翁雅好琴且豪於詩弦急則承之以柔興逸則聚之以敬盡妻道開塾於家延師教子入則問所業進減出則眎其友損益少儀內則之言時薰聒其耳於是長子鑑第癸未進士次子鑄第庚辰進士凡之子盛如杞早孤字眷幾二十年亦復取儒科華外族盡母教夫古之女士有一節片行動侈其美登載於彤史宜人四德備矣表而揚之亦豈為過哉宜

人以乾道壬辰正月十八日生以淳祐辛丑正月十八日死死之日廼生之日殆非偶然者但佛氏好説因果動以知生了死為大事而儒家只言感應獨以積善流慶為究竟法子鑑既陞朝子鑄亦贒大夫孫男二女六俱慧爽皆積善之報也銘曰

春不蠶兮被幢幢在公歲無褐兮手摻摻以縫夜紝暗識兮堂百琴壽廼翁嗟媄之亡兮軿顏業空國風聲熄兮管未彤緝為銘詩兮賁幽宫

吳令人墓誌銘

昔者先王之世禮修義明不獨教化行于學士大夫而室家婦人亦各能勉大夫以正勸君子以義王澤既竭姆儀嬪則不見于後世如齊之孟姬楚之貞姜共公之伯姬雖號能以一節自名而沽廉眩惟壹志不改反遺良人以羞茲豈性情之正哉有宋集英殿修撰大理少卿徐公之妻則閑于詩而度于禮矣方公之典司臬事也當路諷之使蔓其獄則可立致通顯公曰殺人以媚

人吾不為也惟有去而已令人曰去之而後之人如公
之平則已脫吏持巧心曲文以内之則是公貽後禍也
深乎懿哉令人之性識明知道理乃如此公既得罪謫
道州繼又謫象迨其再謫也令人謂道猶晉矣象濵絶
島豈君子所宜獨居耶遂斥賣簪珥挈其子偕往至則
廬于橧巢營窟之間食于蜑酒瘴茅之地佐紉奉饁恬
不以憂戚嬰懷閱二年公竟死其所則又復扶柩以歸
婦哭其夫子哭其父莫不咨嗟歎惜善公以義終而嘉

令人以禮相也昔李安簡公忤秦檜謫嶺外榮國家居肉食者十年人皆難之今以令人視榮國則尤人之所難矣令人姓吳氏生本儒家父通直時英秉德尚義見聞所薰習不待母傅之而良及女于徐每以不逮事舅姑為恨故凡在舅黨者無不敬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焉恭大慈小色莊氣仁每春秋之事眂滌濯羞簠簋勞以待且必齊必潔性雅儉約副珈之飾弗改其舊所被服者皆嫁時之衣集撰公無媵妾令人左琴右書事之

惟謹所以卒能成夫子之志者亦其素也自南歸得風痺疾卒于嘉熙已亥八月戊午葬于庚子十二月某適守東嘉其三子獻子文子巽子論撰其行以相告曰先君出處大節師臣文伯甫發之臺臣顏叔甫直之詞臣舜俞甫潤色之而墓之有銘又得子之鄉先生華甫以識其竁令無憾矣獨先令人言不出閫所以相警戒之道世未有深知者非子誌將誰屬嗚呼孝子之心亦可哀也已于是誌其行之大者繫之以銘曰

蘭結于衿玉韞于匵胡言之出能折我獄晝不遊庭
夕不下堂曷命之奇奔走南荒亦既至止亦既見止胡
然而天復俾遐棄象臺雲靡鹿城草萋生不同還死
則共歸有芳其猷有亮其節作為銘詩以詔來哲

鶴林集卷三十六

宋 吴泳 撰

序

送王昌巽序

嵗紹定壬辰臨卭進士王昌巽東父訪余於秘館之寓舍嗒然其形峭然其容袖出一紙之書以相告曰太學首善之地而夫子冕服之童全不如古是可懼也先是蜀珍來貢京師謹愿者問禁修嫮者問俗鋭於决科者

問時務問套類子獨味衆人之所不味方且周旋乎名物度數之間則子之問其大矣哉古者天子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至周而設日月星辰於旂登龍與火於山宗彝之上衣繪裳繡僅有九章而已孔子周人也自宜服周之服而今乃被之以有虞氏之章此則東父之所疑也然東父亦嘗上下古今出入經傳而細考之歟易言黃帝堯舜氏垂衣裳取諸乾坤禮言黃帝黼黻衣大帶書

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服所謂觀古云者則象服十二章蓋
自黃帝以來有之不但為有虞氏之制也周冕服九章
經無明文鄭康成注司服獨援三辰旂旗之說厥後遂
以為定制杜注左氏賈疏周禮范志漢輿服皆本康成
而不知康成實自叛其說也按禮記郊特牲云王被衮
以象天康成於其下釋之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則是
三代衣服亦十二章矣若以三辰專繪於旂而龍以下
皆繪於服則儀禮曰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周禮曰交

龍為旂禮記曰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則龍亦畫於旂矣審如此說則十二章之物繢於衣服亦繢於旌旂也其可以康成之說為凖乎康成又謂天子有升龍降龍公衮無升龍有降龍是又不然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公衮亦有升龍矣大抵天子與天地参上衣下裳天地之制也玄衣纁裳天地之色也自日至星辰在天成象者也自山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九章去其三登其二恐於法象之間猶未備也國朝上自虞

周下及漢唐崇禮考文訂訛刋誤於夫子冕服之制尤爲加詳但大中祥符間則欲用上公之制熈寧崇觀間則欲用天子之服衣服令所載與議禮局所定章數又各不同焉聖遠言湮禮文殘鈌寓諸記載者皆不可得而詳不但冕服然也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而今之先聖先師則位向皆相背矣古者席地而坐用籩豆而饗而今之塑象籩豆則高下不相接矣大晟合樂純用伶官非頌樂之意也謁廟焚香雜用禮物非燎蕭之義也

曾子子思不曾侑食濂溪横渠諸子不及從祀而王弼王安石其祀猶故也胡安定置治道齋曾未講行程伊川立觀光法略不遵用而蔡京所定三舍法則牢守之不易也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轎故温公云不以人代畜也而今則無一人不乘轎矣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冠帶龜山初仕亦以此行禮而今則出門便從省服矣書啓代贄今下諛其上也制誥代言今君諛其臣也甚至衫以紫靴以皂拜以舞蹈燕以歌吹上而

宗廟朝廷下而庠校黨塾莫不恬於耳目之陋以為當然東坡嘗謂今之禮官皆自牛背上来晦翁亦謂以今人律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麋野鹿予方倀倀然無所質正故因冕服之問試舉其畧請歸而問之鶴山

沈宏甫齋琹録序

昔嘗聞善言詩者謂從神來氣來何言之易也孟子平旦養氣湛如止水而直而不居僅得二雅之正言屈原中夜存神周游八極而傷而不怨止知國風之變體詩

豈可以易言哉風雅聲息禮義澤亡兩漢四百年獨園
客十九首詩近古唐山夫人所製樂十七章類頌瑟之
澹而音之希乃如此宏甫獨抱朱弦號鳴千百載之下
七歌誹而章八哀悲而則三古風大而婉其詠瑟師有
云宇宙浩浩誰詩鳴遺響闃寂如英莖更無高談細論
者唐末婀娜江西清則亦可謂放於古而豪於詩矣宏
甫則自知之而叙者乃謂祖之以黄陳則殆未深知宏
甫者夫三百五篇詩之祖也離騷十六章詩之宗也文

選所載自補亡而下詩旁支別派也今捨上世譜牒不論而認幼子童孫為之祖幾何不墮於倒學哉宏甫已矣厥子中行亦蚤有能詩聲乃袖出齊瑟一編求余出語為序曰手澤爾其何敢辭因與辨正其本且語之云春風詠歸千載同賞吾孔門自有樂處無若爾父之落落於齊門也

劉靖文文集序

科舉之士末也而文章之興喪人物之盛衰係焉世道

將廢而之治則文物亦從而盛世運日降而趨薄則人才亦從而衰非人才文物自為之變也天也故嘗謂政宣之際策上第者多佞臣紹興以來擢高科者多奇士如張子韶汪聖錫王龜齡則又其魁偉奇傑真足以開南渡之中興而紹北方之絶學者也每得其書常冠帶而讀之乃知養氣厚者其立言也確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視彼之諛言佞舌立收富貴而終與枯骨朽竹化為野土者殆相十百千萬也余生長西州寡聞淺識實

未知有劉靖文者生乎橫浦玉山之後而出乎梅谿之前也屬假守東嘉與其曾孫賚同官為寮暇日以一編之書見示曰此先狀元補過齋稿也子其序之因紬繹數過文有勁氣奇骨詩有儒言雅旨最是王充作刺孟乃作刺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又以三朝國史有道術符瑞兩志非春秋法乞申命史官刪而去之自非卓識之懿安能破千古是非如此分明哉孟子嘗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子亦曰氣水也

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葢公平日守正秉誼養熟道凝不戚於貧賤不淫於富貴雖以老檜之氣熖熏灼嘆言者擯之於外而公如雪中松栢愈堅而愈不挫斯其所以昌於文歟若夫榮進素定不自愛重而曳裾沓沓於他門者亦枉矣

陳侍郎文集序

離文明之象也而曰黄離元吉賁文柔之卦也而曰白賁無咎矜詞章以為富負言語以為竒皆文人之病也

古之人抱道含章閟鴻音於窮窕宿至味於澹泊未嘗務為炳炳烺烺求以眩俗驚世如郤謷詛楚呂相絕秦子產對晉臧孫辰告齊樂毅報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一片議論當其放言援筆時曷嘗有意於祈當世之知卜後世之傳哉亦不過曰辭達而已矣今之為文者略無古人舒暇之態一字之不工一言之不文則日煆月礪不姸不止非惟提數寸之管數盈尺之紙書其所為文獻於王公大人而名未成蓋棺之事未定往往編

蒲鋟梓已徧滿於書坊經肆矣君子為巳之學果如是耶昔樊上公謂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有類百首文章囑裴延翰為序庶千百年不隨樊川之一禽魚一草木磨滅予竊陋之彼固知富貴之不可恃而不知文章之麗言語之工亦與草木禽魚同一歸於腐壞澌盡而已卓然與天地日月相為長久者蓋有在也東嘉文字之海無相居士不肯相表露家集所存僅十有六卷張忠簡公極稱道之謂其渾厚高遠如其為人嗚呼其

庶幾尚絅之君子闇然而日章者也

東皐唱和集序

學詩者須是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詠諷誦即聲成文脫然穎異於衆咸無焉則雖窮日誦五千卷援筆書數百言殆如跛羊上山盲龜入谷終不能望其至也吳興沈平澹然浙民之秀焉者也當嘉熙初從烏戍呼櫂舡郎載筆床提酒罍袖破古錦囊訪我於百寮山下曰吾東皐子也形貌古怪頎然鶴骨談詞綺

辯黎其象齒自言騎竹馬年已習歌詠少長便能背誦後山簡齋諸詩每嘯傲湖山鎮日忘返擡貼梅月一塵不著其題靜齋稿云斯道在人心如蚌藏圓珠散作明月光斂則止水虛題吾何畫梛手軸云還君此畫不忍覷怕憶當年分手處則是根慧魄强吟骨亦高矣然聽鳴鳳於律中與送飛鴻於弦外其心聲之近遠固自不同不知子亦留神乎此否也余每嘆唐人劉白皮陸盛山韋侯花下晏二十四秀才每有酬唱則連標共軸或

自序或倩人序皆非無意於為詩者矧近時坡門唱和又豈能越唐人窠臼哉嘗聞吳中有沈恭子者秦漢間隱君子也風流詞翰極為清遠道士所推服既同游虎丘則清遠有唱而恭子無和恭子豈嗇於和者哉辭繁則真力減音澹則古意完此正所以為詩之妙也然則安知非東臯鼻祖耶為語澹然試歸而求之某年某月某日鶴林吳泳序

又後序

歌曲古也曰歌永言律詩古也曰律和聲賡和亦古也曰颺言曰乃賡載歌曰又歌皆虞詩也至周則衆體備矣振振鷺鷺于飛此三言體也誰謂鼠無牙誰謂雀無角此五言體也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此六言體也交交黄鳥止于桑營營青蠅止于棘此七言體也既曰蝃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則疊韻起矣既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儷偶興矣至若周公為詩以遺成王吉甫作誦以贈申伯即衍建

安投贈之體名康公穆公之戒凡伯芮伯之刺即開貞元諷諭之章蓋三百五篇中無一物之不體無一理之不貫無一字一句一格之不由此出先儒多以五言出于漢雜律起于唐令東皐子亦謂其唱酬之集祖于坡門是猶末之深考也予好讀詩者於三百五篇尤所深好蓋以其得性之正情之真也獨怪退之序韋侯盛山二詩達官應而和者皆集闕下子厚序婁秀才花間唱和集得與於編辭者皆太平不遇人豈辭章亦為人而

為窮達耶東皋子笑曰試為我識之

記

錢塘縣學記

王畿首善天下有辟雍有頖宮皆所以尊教治達邦法也錢塘在五代時斗僻一方其國險其民嚚船車檝馬輕死好劍率以武力競維襲封君長緣飾儒術置擇能院以籠絡吳中之士汔未有聞人我藝祖皇帝迅掃區夏挈錢塘輿地盡歸職方列聖丕承陶以詩書風之禮

義而後賢良方正之士興焉然學猶未暇建也慶歷以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兩浙路獨杭與蘓越得置郡博士增弟子員如縣無校官則命令佐主學事至是江以南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附郭之邑猶未置也六龍渡江駐蹕於此戎事纔息崇禮考文内興太學外設庠序大抵皆眎開封而錢塘為邑至紹熙間令昉建夫子廟簡肅李公祥識之正朔款謁春秋奠祀則有其地矣而黌宇尚闕無以為屬民讀法莅校比之所頃趙侯與懽

來尹京兆喟然作曰臨安赤縣二先忠憲宰仁和已建其一豈斯邑有社有民而不知教耶廼景岡相基諏日庀徒於縣之東得承舊寺徙他所遂建學其上命宰與丞輩耕及簿正王夢得相其役越三年有成宮𤳉𤳉在左廟肅肅在右廷殖殖在中門臯如也殿𨗴如也明倫堂曠如也池也疏爲二齋列爲六宿直之廬公養之廩靡不嚴備像設禮器稍不應圖法則又倣京校取正焉士於是可以藏脩游息也是役也簿正實始終之則貽書

潼川吳某願有述其謝曰春秋不書脩頖宮之義何敢
書則又曰今徧州縣皆先民記矣某既不得辭乃以得諸
聖賢者而諗多士昔畢命之訓殷士曰雖收放心閑之
維艱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聖賢設教千條萬目只要人將已放之
心斂而歸諸已而學者悻悻然率馳騖於外因物有遷
而失其本心者多矣矧囿於衆大之區哉利欲之薰心
也奇巧之蕩心也紛華之悅心也淫樂慝禮之接心也

宮室妻妾之動心也一旦晝之間知誘物化牛羊之牧雞犬之放其所存仁義之良蓋無幾矣資質敏慧者不過競習科舉而亢志於高明者又不免蘧廬孔孟而歸宿老釋也然則何以長善救失而新美其俗哉畢命所謂汝有德義之訓焉孟子所謂求有學問之道焉非必取成於心尊奉其精神屏除其意見絕學捐書不稽古不論業而徑以為是也為語邑之秀民更請擇於斯二者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灊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之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

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與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間雎霓抱梁陽烏承楄堂之背疊石作巘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耽耽乎廣廈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曽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字扁於寧考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勑命冲妙師文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文明羽化而師孫處道

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
吳泳泳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耶所謂教者因
堂而有教耶向者堂弊教亦弊耶今者堂新教亦新耶
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
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
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
既勤樸斲又塗塈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廬
心有絳宮脾有黃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門喉

有十二樓兩肩有紫戶青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已之堂也而不能嬓也指三洞十二部為教母綜五筍七十笈為道樞勃勃出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口之所授為演妙耳之所聞為證真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輝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雕煙縷霞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蟄而霧滃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為四序流形而為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

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於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為子通之老氏之學與佛者籠罩誕漫之說不同根以清淨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為也無不為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保修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真誥謂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於和與性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

胎不殰鳥卵不殈則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巳玉畔詵詵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儻能味法如蜜調心如絃滌神識如鏡為善無近名為學不躐等雖有拱璧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巳不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

退齋記

昔李伯陽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禦寇學壺子觀影而知持後矣守柔持後皆退之説則不但翳然山林

往而不返者為退也老氏之門大抵要鞭辟從退步上入然有術焉故欲上民也必以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身後之以静勝壯以弱屈强以不爭挫其鋭方其收斂而不欲放也則若冲若啬若畏與事物接逮其發達而不可禦也則有奇有正直欲以無事取天下也此真是以退為進者而揚子雲乃屬之顔子豈不厚誣吾聖門之大賢哉夫仲尼天地顔子具天地而小者也一歲之運其中有信有屈隂進則陽减陽長則隂退進退交相

養而歲功成焉然天地實無心也聖賢進退之道即天地陰陽之理知而不失其正則為聖學而不踰其度則為賢若進止行違一有係吝之情則非孔氏家法也吾友張直夫道韻冲澹舊號拙軒今又以退名齋且自叙其歷官狀為之記於名利雜糅之關而猛歇焉是亦難矣然猶懼夫退之夙而未至於履而安也故復著孔老之辨使之明有所决擇焉

徑山寺記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盤結而為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天目態騰馬奔淩深拔峭發越而為梵釋之宮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庶不得居必也建大道場作大佛事然後能儲精會秀接光景而納於其中始國一禪師卓錫於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年矣先是慶元巳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住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師

範慨然歎曰曩在育王時曾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馳騎而前迎疇昔之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二十一寶珠以相授曰謹勿訝或謂夢之神即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住止成壞皆數耶師於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以勇健力踰無畏鼓披榛塞窾髙深度材於山視昔所封植可以為榱為梁為杗為桷者適飽厥用則鳩工聚糧命幹方之僧相其役一念纔起諸天響合上方頒賚甚渥公卿大夫士樂施舍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力

越三年考成曰殿曰堂曰門曰廊曰樓觀棲客之廬齋庖之所庫庾井廄靡不畢具最是龍游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櫩外曰凌霄之閣天空宇迥若與灝氣者游循而下曰殿曰寶所曰靈澤殿曰妙莊嚴閣不但如飛來湧出而宸奎麗畫寶鎮此山實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初學者居外久習者居內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二為一楹七而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翙翼五鳳而閌離門之虛建萬物而補艮山之缺皆以

大用勝服之若夫乘金相水西奉多聞異僧所云更不
道也比年以來歲數不登諸方寺宇兵殘火燬荒基斷
礎相望百不能興一二師乃於艱棘之秋廉以克己勤
以募衆竟乘願力成就兹事豈不謂釋中之傑耶雖然
予嘗聞瞿曇氏之為教也旅泊三界木下一宿穴土為
廬編茅為庵達磨之不屋也德山之無殿也包攝之不
設佛像也楊岐之不蓋僧堂也風穴之不葺破院也林
洋泰布衲之不飾寺塔不占檀那地也兔石擊竹無非

道山桃開花無非禪地上水庭下栢無非佛安得有宮殿樓觀之華哉無準曰否也了性者真幻皆性證實者權假皆實一大寶藏半說莊嚴一部華嚴只言現量有是身非旅亭也有是物非寓宇也有是居處室廬非假觀也有是宮殿樓閣非化城也於窓屋可以識無陋於鏡壁可以見因果於廣大樓閣可以觀三生立一枯木為像可以起人敬心以一團泥塗地可以使人不隨惡趣埜草建剎具足大智聚沙為塔皆成佛道安得為無

范金合土塈茨丹臒之事哉予謂由前之說則一切有
爲之事俱落虗無由後之說則諸祖無上之宗悉成斷
滅泥空則如盲人模像黑山窟裏修行墮有則猶跛鱉
困泥濁海波中起沒二說皆非也道有則一塵不立道
無則一法不捨於真空而不着頑空於妄有而轉歸妙
有信圓而不偏念活而無弊合體性名貌融乎一源其
庶乎道哉師曰玆事且止普樂院火永邦建之記者張
無盡也園通寺焚師序復之記者周益公也巳未之厄

聰亦求記於樓學士子儁詞臣也盍為我識之歲丁酉
登山師首請守寧國又請奉祠龜溪請益勤且曰上累
肦金幣賜御書復賁範以金襴法衣佛鑑師號盖自靈
山付囑以來未有如今天子神聖慈武清心寡欲篤行
善道扶立教門如此之力子尚可得而辭耶某不甞醍
醐不嗅薝蔔枯藤敗筆何能鋪述盛美然學自孔氏所求
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嘗恐不盡其分無以報國汝等
捨世俗家出形色界辭親割愛不拜君父飯以珍厨棲

以大厦將於何所求以報國恩持經誦咒不足以報談
空說妙不足以報彈子之力盡未來世以無量寶聚無
量莊嚴不足以報惟敷揚大旨警悟羣迷具如來眼踏
毗盧頂擂佛祖髓印大梅心標俱胝指破馬師欽師惑
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真是報國恩處鑑曰唯乃為
之記

謄録監生臣吳殿英

謄録監生臣馮克鞏